

# *Belgravia*

*Julian  
Fellowes*

## 昨日将至

[英] 朱利安·费罗斯 著 林柒 译

# *Belgravia*

*Julian  
Fellowes*

## 昨日将至

〔英〕朱利安·费罗斯 著 林柒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昨日将至 / (英) 朱利安·费罗斯著; 林柒译. --  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10  
ISBN 978-7-5702-0555-4

I. ①昨… II. ①朱… ②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166242号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7-2017-032

First published by Weidenfeld & Nicolson, an imprint of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, London  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rion Publishing Group via The Grayhawk Agency

选题策划: 刘平 张莹莹  
装帧设计: 几何设计  
责任印制: 张涛

责任编辑: 郑海波 张莹莹  
责任校对: 韩雨

---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(电话: 010-83670231)

http: //www.cjlap.com

印刷: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 12

版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

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333 千字

---

定价: 69.9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联系 010-83670231 进行调换)

献给爱玛，  
我的妻子，  
若没有她，  
我将一无所成。

## 目录

- 第一章 战争前夕的舞会 / 001
- 第二章 机缘巧合 / 027
- 第三章 家族血脉 / 061
- 第四章 贝尔格雷夫广场的家宴 / 089
- 第五章 秘密幽会 / 121
- 第六章 身边的奸细 / 149
- 第七章 商业奇才 / 179
- 第八章 养老金 / 215
- 第九章 恍如异国的过往 / 255
- 第十章 昨日将至 / 293
- 第十一章 继承风波 / 335

第一章

战争前夕的舞会

人们常说，逝去的过往恍如异国他乡，有着与如今完全不同的处事原则。谈到习俗与道德、女性地位、贵族政治等种种细节时，确实是这样。然而，过去与现在亦有相似之处。比如，野心、嫉妒、愤怒、贪婪、善良、无私以及最为重要的感情，自古以来便驱使着人们做出种种抉择。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虽然生活在两百年前，但他们的渴望与愤恨，还有心底燃烧的热情，却与如今的我们别无二致……

这根本不像一座即将爆发战争的城市；同样也看不出来，这是个三个月前刚被割让，又被另一个王国所吞并的國家的首都。一八一五年六月初的布鲁塞尔，甚至称得上是欢欣雀跃的，集市上摆满了贩卖各色商品的货摊，漆得亮堂堂的四轮马车，从宽阔的马路上飞驰而过，载着贵妇人和她们的女儿，忙着出席各种社交活动。谁也没有料到，拿破仑皇帝的军队已经开始行动，而且不知何时就会在这城郊扎下营来。

对于这些，索菲娅·特伦查德一概都不关心，她正忙着挤开挡道的人群，带着与她十八岁的年纪不大相符的坚定神情。同所有家教优良，特别是身处异国他乡的年轻小姐一样，她身边跟着她的侍女，二十二岁的简·克罗夫特，比她年长四岁。然而，要是在路上和别人起了什么冲突，能出面护住对方的反而会 是索菲娅，看着就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。她生得漂亮，甚至可以说很美，是那种典型的金发碧眼的英伦美人，不过，从她那撇向一边的嘴角你就能明白，这位可不是那种躲在妈妈背后的胆小怕事的乖乖女。“快点跟上，要是他出去吃午餐了，咱们这趟可就白来啦。”眼下，她正处在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的那个人生阶段，童年时

期刚刚结束，一种缺乏经验支撑的假性成熟随之到来，使得她感觉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做到，直到真正成熟之后才会明白，那其实只是她的错觉。

“小姐，这已经是我最快的速度啦。”简嘟囔道。接着，像是为了印证她所言非虚，一名轻骑兵匆忙冲过来，挤得她往后退了好几步，而那人竟毫不理会她受伤与否，径直地走远了。“这鬼地方，跟打仗似的。”和她家小姐不同，简不是什么美人，可她长得精神，又很结实，红光满面的，比起城市街道，倒更适合那些乡间小路。

简性格坚定，这点很得她家小姐欢心。“别那么没精打采的啦。”索菲娅的目的地就在前方，她从马路上拐进了一个院子里，这地方原本是个牲口市场，如今被部队征用，变成了补给站。院里停着好些大货车，大包小包的货物从车上卸下来，正往周围的仓库里搬，除此之外，不时还有各个部队的军官涌进院里来，三五成群地四处走动，凑在一起商量着什么，偶尔高声争执几句。在这种地方，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带着侍女突然出现，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注目，一时间，说话声渐渐平息下来，最后几乎全没了声响。“各位请不用在意，”索菲娅说着，冷静地环视着四周，“我是来找我父亲，特伦查德先生的。”

一位年轻小伙走上前来。“你知道上哪儿找他吗，特伦查德小姐？”

“是的，让你费心了。”说完，她便走向了看上去稍有些气势的主楼入口，循着台阶上了一楼，简踉踉跄跄地跟在后头。门口已经站着好几位军官，显然都在等待传唤，然而，索菲娅并不打算乖乖等在门外。她径直上前，推开门来。“你在这儿等着。”她吩咐。简于是退回去，颇为自得地享受着男士们探究的目光。

索菲娅进了门，房间挺大，还很敞亮，屋里有张平滑光亮的大红木桌子，还有好几件配套的家具，不过，看得出来，这显然不是什么社交场地的摆设，是用于办公而非玩乐的地方。房间一角，有个四十岁出头、身材发福的中年男人，正同一位制服笔挺的军官说着什么。“谁这么大胆子，敢跑到这儿来捣乱！”他猛地转过身，看到自己的宝贝女儿，情绪立刻变了个样，原本气得发红的脸上浮现出了宠溺的微笑。“怎么样啦？”他忙问。她却只看了那军官一眼。她父亲立即点了点头。“库伯



上尉，咱们先说到这儿吧。”

“好吧，特伦查德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特伦查德先生。但您可记得，那批面粉必须今晚给到我们手里。司令官可是叫我发过誓的，我绝不能空手回去。”

“我不是答应你会尽力而为了吗，上尉先生。”军官显然是被惹恼了，可又不得不接受这种说法，毕竟，他也得不到比这更好的回应了。他点点头，退出房间，屋里就剩下了他们父女二人。“怎么样，拿到了吗？”他显然非常激动。这种热忱表现得有点可爱：像他这么一位发了福秃了顶的生意人，竟会突然间兴奋得像个圣诞节前夕的小男生。

索菲娅缓缓地、像是要把那点时间榨干用尽一般地打开手提包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几张白色卡片。“我弄到了三张。”她说，一边细细品味这份成功的滋味。“一张给您，一张给妈妈，还有一张给我自己。”

他几乎是把东西从她手里抢了过去。哪怕他一整个月不吃不喝，估计也不会表现得比现在更为急切。卡片上的字体简洁而典雅。



他盯着手中的卡片。“贝拉西斯子爵会在那儿用晚餐吧。”

“当然了，那可是他的姨母。”

“说得没错。”

“不过，当天不会举办晚餐会。至少没有正式的那种。估计只有他们几个家里人，和几位住在那里的客人。”

“他们总是声称没有晚餐会，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。”

“您别是也在指望这个吧？”

他当然做梦都想，可他知道那不可能。“不，没有的事。我已经知足了。”

“埃德蒙说了，凌晨过后应该会有夜宵。”

“孩子，除了我，千万别让其他人听到你称呼他为埃德蒙。”不过，他的心情很快又愉悦起来，想到摆在面前的美好前景，短暂的不快早已一扫而空。“你赶快回去通知你母亲。她得抓紧时间好好准备。”

索菲娅毕竟年轻，又有种盲目的自信，因而并不十分清楚，自己做成的这件事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。况且，在这些事情上，比起她那已被冲昏头脑的父亲，她考虑得要更加实际。“时间太紧了，根本来不及做什么。”

“那总能好好收拾一下，不至于丢了身份吧。”

“她不会想去的。”

“她会的，她非去不可。”

索菲娅开始朝门口走去，却又突然想到了另一个问题。“那件事情，咱们什么时候告诉她呀？”她说完，望着父亲。他被问住了，手不自觉地拨弄起衣服上的金表链。真是奇怪。眼下的情形明明还同之前没有两样，可他们谈论的语调和内容却已悄然发生了改变。谁都看得出来，他们所说的话题，已经从挑选公爵夫人宴会的晚礼服，突然变成了什么更为严肃的内容。

特伦查德先生语气肯定地给出了答复。“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这事必须妥善安排才行。我们还是该听他的。你快回去吧。顺便把那喋喋不休的蠢货叫进来。”女儿听话地走出了房门，但詹姆斯·特伦查德却仍心事重重地望着她刚才站定的位置。外面路上有人在大喊大叫，他踱到窗边，看到一位军官同一名商人激烈地争吵起来。

门这时开了，先前那位库珀上尉走了进来。特伦查德冲他点头示意。是时候谈生意了。

索菲娅猜对了。母亲压根不想参加那个舞会。“我们能拿到这请柬，不过是因为有人去不了罢了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”

“那样太傻了，”特伦查德夫人摇摇头，“我们去了也一个人都不认识。”

“爸爸会结识些新朋友的。”

安妮·特伦查德有时觉得，自家孩子实在太让人生气了。他们对生活一无所知，却有种莫名的优越感。因为从小受到父亲的纵容和娇惯，总觉得富裕的生活是理所当然，从不去想这些财富究竟从何而来。他们根本不清楚，父母亲为了走到现在这个位置，曾经度过多少艰难险阻，而他们的母亲，却不曾忘却所踏出的每一步。“他会见到几个在他工作的地方发号施令的军官。而那些人们，则会因为在舞厅里看到平时为自己部队供应面包和烈酒的男人，而感到惊诧不已。”

“希望您在同贝拉西斯子爵说话时，不要也是这种态度。”

特伦查德夫人脸色稍缓。“宝贝呀，”她握住女儿的手，“你可要当心幻想落空啊。”

索菲娅把手抽了回去。“我知道，您肯定不信他能有什么正经意图。”

“不，恰恰相反。我相信贝拉西斯子爵是个正派人。而且非常招人喜欢。”

“是嘛，那就好。”

“可是，我的孩子，他身为伯爵的长子，自然需要担起这个身份所承载的一切责任。不可能单凭自己心意选择配偶。就目前的情况而言，你们俩都年轻漂亮，偶尔暧昧调情其实无伤大雅，我没觉得不高兴。”她最后几个字加重了语气，表明接下来才是她重点要说的内容。“可这件事该适可而止了，索菲娅，趁着现在还没听到什么奇怪的传言，否则，因此而受人指摘的肯定是你，而不是他。”

“难道您什么也没看出来？他帮我们弄到了出席他姨母舞会的请柬了呀？”

“我只看出来，你是个可爱的姑娘，而他想要讨你欢心。然而，他

不可能在伦敦做出这种事情，而在布鲁塞尔，一切都染上了战争的色彩，使得所有常规都变得不适用了。”

这话使索菲娅愈发恼怒了。“您的意思是，若是按照常规，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成为公爵夫人的座上宾？”

特伦查德夫人的个性同她女儿一样固执。“没错，我正是这个意思，而你也知道，事实就是如此。”

“爸爸不会同意您这话的。”

“你父亲是走过一段相当漫长的路才最终取得成功，其距离之遥远，甚至超出了大部分人的想象，正因如此，他才看不见阻碍他更进一步的天然屏障。学会满足现状吧。这是你父亲辛苦打拼得来的。你该为此感到自豪。”

门突然开了，特伦查德夫人的女仆站在门口，拿着这天晚上要穿的礼服。“抱歉夫人，需要我晚点再来吗？”

“不，没事，埃利斯。进来吧。我们已经说完了，对吧？”

“如果您说是，那就是吧，妈妈。”索菲娅出了房间，可她下巴紧绷，不像已被说服的样子。

埃利斯一语不发地履行着她的职责，显然，她正在心里默默揣测，这场争执究竟为何而起。然而，安妮只是任由她服侍着解开并脱下了小礼服，让她暗自捉摸了好一会儿，才终于开口说话。

“我们接到了邀请，要参加里士满公爵夫人十五日举办的舞会。”

“不会吧！”通常而言，玛丽·埃利斯是很擅长掩饰她的真情实感的，只是这个消息太过惊人，给她来了个措手不及。但她迅速冷静了下来。

“那样的话，咱们得快些定下您要穿的礼服了，夫人。我需要时间准备，好让您穿得刚好合身。”

“那件深蓝色的丝绸长裙怎么样？那个款式还不算过时。你可以找些黑色蕾丝，缝在领口和袖口上，稍微修饰一下。”安妮·特伦查德是个务实的女人，却也并非毫无虚荣之心。她身材保持得不错，五官小巧，一头红褐色长发，可以说是很有风韵。她心里知道，但绝不会因此而出洋相。

埃利斯跪下，撑着一件淡黄色塔夫绸晚礼服，伺候女主人穿上。“配饰方面呢，夫人？”

“我还没想好。大概会从我那些首饰里挑吧。”她转过身，好让侍女把裙子背面的金饰针一一扣紧。她面对索菲娅时态度十分坚决，但她一点也不后悔。索菲娅和她父亲一样，怀揣着巨大的梦想，可只要一个不小心，这梦想就有可能让人陷入困境。安妮不自觉地笑了一下。她刚才说，詹姆斯是走过一段相当漫长的路才最终成功，可她有时怀疑，恐怕连索菲娅也不太清楚，这路途究竟有多艰难。

“舞会的请柬，应该是贝拉西斯子爵安排的吧？”埃利斯跪在安妮·特伦查德脚边，帮夫人换掉拖鞋，抬头看了一眼。

埃利斯立马发觉，这问题已经惹恼了安妮·特伦查德。区区一个女仆，竟敢出言询问他们是如何被纳入豪华舞会邀请名单的？再说，就是别的社交活动也好，同她又有什么干系。安妮选择拒不回应，装作什么也没听见。不过，这倒让她思索起来，他们来布鲁塞尔以后的这段奇妙生活，以及自从威灵顿公爵看中詹姆斯的能力以来，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多么大的转变呀。的确，不论物资多么短缺，不论战况多么激烈，也不论该地区如何暴露在攻击范围内，詹姆斯总能想出法子，从什么地方弄到所需补给。公爵因此称他为“魔术师”，但他也的确，至少表面看起来是名副其实的。可是，他的成功却只煽动了他那过度的野心，妄图挑战不可能的事，得以跻身上流社会，而他设法结交权贵的行为，也变得越来越严重。詹姆斯·特伦查德——安妮的父亲曾禁止她下嫁的商人之子，竟觉得他们能受到公爵夫人的款待是这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。安妮觉得他的野心实在是荒谬可笑，然而，他过去的种种野心却总能神奇地变为现实。

安妮受教育的程度远远高于她的丈夫——她是一个教师的女儿，而那原本也该是她的命运——他们当年相识之时，她对于他可谓高不可攀的，但她现在非常清楚，他的步伐已远远超过自己。老实说，安妮已经开始怀疑，以他这种不断往上爬的架势，自己究竟还能坚持跟上多久；或者说，等到孩子们成人后，她或许能选个乡村小屋隐居起来，留他一

人独自奋战，继续向着顶点攀登？埃利斯明白，女主人这么沉默，表明自己说错了话。她原本想要奉承几句，为自己的失言找补找补，可最后还是决定沉默，让风暴自然而然地平息下去。

门开了，詹姆斯在屋内四处打量了一番。“她告诉你了，对吧？他果然干成了。”

安妮扫了贴身女仆一眼。“你先下去吧，埃利斯。等会儿再过来一下。”

埃利斯退下了。詹姆斯简直掩饰不住脸上的笑意。“你之前还说，叫我不不要痴心妄想，可是，你刚才打发女仆的架势，却让我想到了公爵夫人本人。”

安妮火了。“别这么说。”

“怎么？你对她有什么不满吗？”

“我对她没有任何不满，原因很简单，我根本就不认识她，而且你也一样。”安妮急于想往他荒唐又危险的妄想中注入一丝理智的现实。“因此，我们不该蒙骗那位可怜的女士，硬插进她那拥挤的舞厅里，而这几个席位本该属于和她相熟的朋友才是。”

可詹姆斯太过激动，根本就说服不了。“你不是认真的吧？”

“我是认真的，可我知道你也听不进去。”

她说对了。她的话根本无法浇灭他的喜悦之情。“这可是天赐良机呀，安妮。你知道公爵也会出席吧？而且，还是两位公爵。我的司令官，还是女主人的丈夫。”

“大概吧。”

“还有权力在握的王子也会出席。”他顿了顿，光想想就觉得兴奋不已。“我詹姆斯·特伦查德，一个在科文特花园摆货摊起家的男人，竟然有机会和公主共舞一曲，我必须赶紧做好准备才行。”

“你可千万别去向她们任何一个邀舞。那样只会让我们俩都当众丢脸。”

“咱们走着瞧吧。”

“我是说真的。光是怂恿索菲娅就已经够糟的啦。”

詹姆斯皱着眉头。“你别不信，那小伙子是真心的。我可以肯定。”

安妮不耐烦地摇摇头。“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哪怕贝拉西斯子爵确实是真心的，那又怎么样，他毕竟不是她能高攀得起的。他也根本做不了主，这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。”

街上突然传来咔嚓咔嚓的声响，安妮走过去想要一探究竟。从她卧房的窗口，能看见一条宽阔而繁忙的大马路。一队身穿红色制服的士兵正从底下列队而过，阳光洒下来，在他们金黄的穗带上跃动。多奇怪呀，她想，明明到处都是战争即将爆发的迹象，我们却还在这儿讨论舞会的事情。

“这事恐怕还说不清楚吧。”詹姆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美好设想。

安妮转头看回室内。丈夫装出一副为难的表情，像个走投无路的四岁小孩。“但我清楚得很。要是因为这件荒唐事，使她受到任何伤害，我可要拿你是问啦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至于迫使那年轻人为了请柬而去乞求他的姨母，就更是丢人至极了，我简直无话可说。”

詹姆斯听够了。“你快别扫兴了。我不许你再说下去了。”

“用不着我多说什么。你自然会败兴而归的。”

谈话到此结束。他气冲冲地离开，去换衣服用晚餐，她则摇摇铃，将埃利斯召了回来。

安妮也在生自己的气。她向来不喜与人争执，然而，这整件事情似乎把她搅得心神不宁。她喜欢他们现在的生活。殷实富有，事业有成，在伦敦的生意场上大受欢迎，可詹姆斯却不知满足，总要搅乱他们平静的生活。她要没完没了地参加各种社交活动，而那里的人们既不喜欢他们，也不欣赏他们。她还必须去同那些私底下——或者明面里——轻鄙他们的男男女女搭话。而事实上，只要詹姆斯愿意，他们大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着他人的尊敬。然而，哪怕是在考虑这种可能性的当头，她也十分清楚，她根本阻止不了自己的丈夫。没人能够阻止他。这就是他的天性。

关于里士满公爵夫人当年举办的那场著名舞会，这些年里人们将其

诉诸文字时，无不认定其豪华壮丽的程度可媲美中世纪女王的加冕仪式。各类小说中都曾出现过那个场景，而呈现出的视觉效果，总是一次更比一次壮观。亨利·奥尼尔<sup>①</sup>在他一八六八年创作的画作中，将那场舞会安排在一个巨大而拥挤的宫殿中，殿内大理石柱林立，挤满了成百上千位尊贵的宾客，他们或悲痛或担忧地哭泣着，看上去比德鲁里巷皇家剧院的合唱队更加壮美。然而，像历史上许多标志性时刻一样，真相其实往往截然不同。

里士满公爵一家之所以会来布鲁塞尔，一方面是为削减开支，通过在国外生活几年来控制生活成本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彰显他们与大人物——威灵顿公爵——共同进退的交情，因为他把指挥总部设在了此地。里士满公爵本人，曾经也是一名军人，如果最糟的情况发生，敌人真正发动进攻，他还要担负起在布鲁塞尔进行组织防御的责任。他也接受了这项职责。他知道，这职务大多是些管理工作，但也是不可或缺的，况且，这还能让他觉得自己为战事出了一份力，不只是个无所事事的旁观者。而据他所知，这城里就有许多这样的人。

由于布鲁塞尔城内宫殿有限，且大部分都早已有了主人，他们最终选定了一幢前身是家时髦的车身制造房的房子。房子坐落在布兰彻斯里路(Rue de la Blanchisserie)，字面上就是“洗衣房之街”的意思，因此，威灵顿公爵便将里士满公爵的新家戏称为“洗衣房”。对于这个玩笑话，公爵夫人不同于她的丈夫，怎么也欣赏不来。那地方原本被人称作“车身制造厂陈列室”，房子呈巨大的谷仓式结构，正门位于左侧，门后是一间小办公室，工厂主顾曾在那里商讨车内座椅和其他可选配饰的生意，但在里士满公爵的三女儿乔治亚娜·伦诺克斯小姐的回忆录里，那地方已被改造成了一间体面的“接待室”。从前陈列马车的地方，墙面上覆满了攀缘在棚架上的玫瑰花，加上空间也足够宽敞，足可以举办一场大型舞会。

里士满公爵夫人把全家人都带来了过来，这些人中，尤其是姑娘们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亨利·纳尔逊·奥尼尔，英国画家。



都渴望着能有些刺激的消遣，因此，舞会的事就这么敲定了下来。时间到了六月初，早前逃离了流放地厄尔巴岛的拿破仑，此时已经离开巴黎，前来布鲁塞尔寻找盟军了。公爵夫人请示过威灵顿公爵，继续按计划举办舞会究竟是否合适，并从他口中得到了肯定的答复。事实上，公爵明确表示，舞会应该如期进行，以借此彰显英方的冷静态度，让人们好好看看，哪怕法兰西皇帝已在行军路上，他们却连女士们都不为所动，没有因此推迟她们的娱乐活动。当然啦，事态那时还没有完全恶化……

“但愿这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”这句话，公爵夫人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已不知说过多少回了，她喃喃自语着，用犀利的目光看了一眼梳妆镜。对于眼前所见，她是颇为满意的：镜中立着一位刚到中年，身穿浅米色丝绸长裙的俊美妇人，这身装扮走在路上，照样能吸引不少人的目光。她戴的珠宝也都是极好的，尽管有些友人曾低声议论，不知她是否为了节省开支而把真品换成了铅质玻璃造的复制品。

“现在才说这话那可太迟了。”面对这种情形，里士满公爵只觉得有些好笑。他们原以为布鲁塞尔是个可以逃离战事的世外桃源，没承想战火却跟随他们一直烧到了此地。眼下，他夫人举办的盛大舞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到场宾客的尊贵程度，哪怕是在伦敦也很难轻易超越，而这座城市却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法国炮火的攻击。“晚餐可真够丰盛的。等会儿上夜宵的时候，我估计什么也吃不下了。”

“那可不成。”

“我听见马车声响啦。咱们下楼去吧。”公爵先生这个人性格随和，是个温暖亲切、深受孩子喜爱的好父亲，他对自己足够自信，当初能够不畏闲言，迎娶大名鼎鼎的戈登公爵夫人——有关她的古怪传闻在苏格兰社交界流传了好些年——的三女儿。他知道，当时很多人都觉得，他原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，得以过上更为顺利的日子，但是总的来说，他并不后悔。他的夫人做派豪奢——这一点无须争辩——但她本性善良，模样漂亮，还非常聪明。他很庆幸自己选择了她。

小客厅，也就是乔治亚娜所说的那间接待室里，已迎来了第一批客人，往里边走便是舞厅的所在了。花艺师干得不错，屋内布置了大量的